

# 分析《合肥四姊妹》— 描繪中國近現代的女性形象

U10204052

歷史與地理學系四年級 蔡佩臻

# 研究動機

- 在過去學習中國近現代史時，受到五四史觀及當時代改革思想家的影響，使我在無意識之中對傳統女性形象停留於「封閉、不自由」的想像之中。
- 而在閱讀金安平所著的《合肥四姊妹：一段歷史》時，我發現自己的想像與其書中出現的傳統女性是大相逕庭的。因此，我想探究：
- 使我在無意識中對傳統女性產生狹見的原因
- 思考自民國以來對於傳統女性形象的論述轉變

# 簡介《合肥四姊妹》

- 金安平(Annping Chin)
- 華裔美國人，是民國史學家金毓黻的孫女。她的丈夫則是著名的漢學家史景遷（Jonathan D. Spence）。
- 別具一格的西方式觀點。
- 以此基礎所寫下的《合肥四姊妹：一段歷史》，呈現多樣的女性形象與婦女自我意識，與同時代高呼婦女解放的聲浪形成強烈對比。



金安平著；鄭至慧譯，《合肥四姊妹》，台北：時報，2005年8月23日。

# 陸英與秋瑾

- 關於近現代中國中的傳統女性描繪，很多時候不及於同時代中活躍的婦女運動與女性改革家。而這種投注觀點的多寡，影響了我對這時代的傳統女性的想法。
- 一九零四年的十月(民國紀年前八年)，當時代著名的女性革命家秋瑾，在《白話》第二期中發表了她對傳統家庭的血淚控訴。她寫道：

「唉！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就是我們二萬萬女同胞了。…沒到幾歲就開始纏足，『到了後來，肉也爛盡了，骨也折斷了。』

尤其婚姻全憑媒妁之言，只憑兩個不要臉媒人的話，只要男家有錢有勢，不問身家清白，男人的性情好壞，學問高低，就覺應了。

……男子死了，女子就要帶三年孝，不許二嫁。女子死了，男子只帶著幾根藍辮線…人還沒死三天，就出去偷雞摸狗；七還未盡，新娘子早已進門了。」

- 此類敘述，自晚清到民國時期越演越烈。
- 陳東原在一九二八年發表的《中國婦女生活史》中，其第十章〈近代的女性生活〉談到：

「陳獨秀…又載〈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一篇〉。

中國禮教有『夫死不嫁』之義，男子之事二主，女子之事二夫，遂共目為失節，為奇辱。又於寡婦夜哭有戒，友寡婦之子有戒，國人遂以家庭名譽之故，強制其子媳孀居一不自由之名節，至悽慘之生涯，年年歲歲，使許多年富有為之婦女，身體精神具成異態者，乃孔子之禮教之賜也。」

- 最後作者藉陳獨秀文章作結：

「儒教孔道不大破壞，中國一切政治、道德、倫理、社會風俗、學術思想均無救治之法。」

- 此言亦同時反映陳東原自身與當時代知識精英反傳統的決心。
- 秋瑾與陳東原、陳獨秀皆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著名人物，他們的觀點往往代表了當時代知識精英與改革者的想法。
- 但是，這並非全體時人的觀點，甚至無法代表真實生活。

- 這種警鐘，在《合肥四姊妹》第一章〈婚禮〉中藉由陸英與秋瑾的對比表現出來。
- 文中首先提到陸英的形象。

「在張家家族史上，陸英像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人物。她是全家的支柱，是大家的榜樣，但沒有人能精確地形容她。子女記得她在世時家裡的氣氛總是那樣和諧寧謐，從來沒人發半句怨言…十八世紀的史學家章學誠想必會稱陸英為「靜女」。她的長處在於貞靜，嚴以律己，待禮而勤，謹守法度。」
- 接下的敘述，作者藉由解釋古代婦學的傳統及靜女在傳統家庭的形象，為我們建立了一個美好的儒家典範，表達了陸英對張家而言的地位及傳統婦女的美好形象。

- 在這樣的鋪陳下，同時代中秋瑾的形象及她對傳統家庭的控訴就顯得無比矛盾與諷刺。

「陸英婚後一年，秋瑾受徐錫麟行刺安徽巡撫案牽連，…被處決。陸英想必讀過關於秋瑾的報導，甚至還可能讀過秋瑾的作品。她對秋瑾這女人作何感想？秋瑾毫不留情的控訴中國家庭，控訴她自己的娘家、婆家，控訴盲婚制度太可怕。焉知女人所嫁的陌生人不過是「如禽獸般」的傢伙！陸英對這些言論又作何感想？秋瑾筆下的婚禮很可能就是陸英親身經歷的。

…至於不論丈夫好壞都是報應，女人只能認命，這論調有道理嗎？秋瑾嗤之以鼻。陸英信不信呢？…陸英和秋瑾有同樣的苦惱嗎？秋瑾其人、秋瑾其死真的感動了陸英嗎？」

- 這段敘述將近現代中國分裂成兩個世界，一個是依循傳統、美好的儒家社會，一個是壓抑人性、提倡奴隸道德的社會。
- 這段文章令我開始深思，就是哪一方才是對的？哪一方才是真實的近現代中國呢？

# 傳統社會的寡婦

- 第五章〈祖母〉中，提到了寡婦的情感或無奈。

「…她弟媳(寡婦)根本不容孩子親近養母。後來她弟媳有能力左右兒子婚姻了，就循著長輩的先例，對兒子的婚姻橫加干涉。她媳婦生了兩個兒子後，她逼著兒子休妻，甚至向親戚、僕人施壓，要他們提出不利兒媳的證詞。」
- 文中說明了寡婦的情感依賴。
- 但許多事物的存在，必有其道理。我們從儒者的觀點來看，「寡婦守節」不失為一種保全家庭的作法。

「假使有一婦人，為了對死去的丈夫及活著的公姑子女，而願為這一破碎的家庭，犧牲自己的下半生，擔起這一份沉重的擔子，難道說這種婦人，不是情操高潔，代表著一份崇高價值的存在嗎？」

- 新儒家徐復觀在〈由「董夫人」所引起的價值問題的反省〉中，以維護家庭的視角對寡婦守節的現象作出解釋。他強調，婦女守節是婦女自由意志的決定，我們既不必提倡也不必反對。守護家庭與追求自我的兩難，是人們在人生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的情況，即「理、欲交戰，乃人格形成中的必然過程，問題只看克服向那一方面去。」不管當事人最後如何選擇，都不容外人置喙。
- 不過，當近代中國社會，將此種「以家為重」的典範轉而成為規範時，對於婦女而言便造成了箝制。

- 但即使面對同樣的社會規範，在實踐過程當中也會因人而異，呈現出複雜而多樣的人性。

「有些貞潔的寡婦性情乖張，女兒與名義上的丈夫明明素不相識，也尚未成婚，仍然硬逼女兒守寡。貞潔的寡婦也可能完全不守分寸，為了抓住兒子，什麼事都作得出。」
- 「守寡」對於舊社會的傳統女性而言，無疑於人性與耐性的競賽。

「經過漫長的煎熬，通過不近人情的考驗，測出誰是強者誰是弱者，進而在強者中分出剛中帶柔、和藹可親的人與一味強硬、不肯妥協的人，還可以區分真正有德與徒有其表的人。」
- 這段敘述，破除了以往我們對於寡婦單純片面的論述，即便面臨守寡，因環境與性格的不同，可能造就出堅強的節婦，或是偏激的母親。

# 重建傳統婦女形象

- 許多關於講述近現代中國傳統女性的電影，如民國五六零年代的《董夫人》、民國八十年代的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都以揭露禮教吃人並飽受情慾煎熬的傳統女性作為主軸，一是題材本身容易引起同情與共鳴，二卻是對傳統女性的認知仍停留在晚清民國以來的反傳統論述上。
- 西方漢學家曼素恩(Susan Mann)對中國學者在研究有關中國傳統婦女的觀點，下了這樣一個註解。

「我們向一個半世紀以來的學術思想(1843-1993)提出挑戰；在這種學術思想中，中國激進分子與西方傳教士都視婦女為被『傳統文化』壓迫的受害者，只有來自西方的教育及價值觀才能解放他們。這種假設將中國婦女鎖定在『回應西方』的典範中，…這種假設迫使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在性別關係上接受一種東方主義(Orientalist)的看法。

簡而言之，對於盛清婦女的研究，顯露出中國歷史研究尚未能擺脫民族中心理論(ethnocentric theories)殘留不去的掌控。中國現代婦女史所述說的，仍然是西式教育和受西方啟發的改革運動，如何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這段期間解放了中國婦女。」

- 她認為，將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念直接套用在中國傳統社會上，會造成許多誤讀，

- 西方的公私領域的誤讀
- 正視中國的內外領域

「盛清時期，內、外之分——也就是屬於女性的內領域(inner sphere)與屬於男性的外領域(outer sphere)的分別……在盛清時代的論述中，別——也就是分隔的領域——的原則被提出來強調下述事實：亦即家庭中的妻子與母親體現了道德的自主性與權威，而丈夫與兒子必須仰賴這種自主性與權威，才能在外界獲得成功。這一切都是一個家族體系的一部分，這個體系構成了一個緊密而一貫的社會次序，以家庭為中心，並以帝國的外圍層級為其疆界。」

- 此種說法，使我們得以扭轉五四以來改革思想家「恨其不爭」的傳統婦女了。

- 在秋瑾的文章中，她對同為中國女性的傳統婦女十分痛惜：  
「男子怕我們有知識，有學問，爬到他們的頭，不准我們求學，我們難道不會和他分辨，就應了嗎？這總是我們女子自己放棄責任。  
…自然是有學問、有見識、出力作事的男人得了權力，我們作他的奴隸了。既作了他的奴隸，怎麼不壓制呢？自作自受，又怎麼怨得人呢？」
- 但依照曼素恩(Susan Mann)的觀察，傳統婦女並非不爭，而是微妙的在傳統社會設下的條條規範中取得了某種利益，這種利益的交換，便是身居閨閣，或是青年寡居。

- 這種全新的視角與以往「否定自主性」傳統論述相比，無疑的肯定了中國婦女的自我意識。
- 而這正與《合肥四姊妹》筆下的陸英、識修、保母及各色寡婦遙相呼應，中國婦女絕非單方面受社會規範壓抑，而是有意識的在傳統社會中尋求平衡。
- 我們無法否定舊社會對婦女的條條框架，也不能否認在這種環境下的婦女所可能遭受的煎熬，可是，我們同樣也須重視在此時代中傳統婦女的獨立人格，以及他們描繪出的多樣性人生。

# 新的挑戰

- 從以往的單純、片面的解讀到如今複雜而多樣化的描繪，我們可以看見逐步清晰的傳統女性生活。
- 我們在慶賀這般失而復得的豐富女性形象時，卻不能忽視它所隱含的新的問題。
- 胡曉真在為曼素恩的《蘭閨寶錄：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》作導論時，便指出了其中的微妙之處。

「過去那種以單純的意識形態出發，中國婦女一概視為父權犧牲品的論述方式，恐怕已經完全淡出學術研究了。面對這種發展，我們一方面歡喜於中國婦女的生命在史學論述中有了更多元、更成熟的呈現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我們也不得重視這種新的學術趨勢與婦女運動者——甚至是中國的婦女運動者——可能出現的歧見。」

- 這種新的解釋方式：即將「傳統婦女置放於以往落後、封建的父權社會中，成為能夠發洩、逃避、超越或甚者取得利益的群體」，這是否對追求男女平權的婦運人士帶來立論上根本的動搖？
- 這是下一步我們必須深思的問題。

- 另外，雖然此理論建立在一個非西方價值、非現代化的立場去看待傳統中國。也的確解釋了許多以往無從解釋的矛盾現象，不過，過於複雜化的女性形象卻變得難以歸結，易流於概化。李國彤在《女子之不朽》提到，
- 「業師曼素恩也曾傳授其“明清婦女洋蔥圖”，她用交織的曲線把明清婦女劃分成了閨秀才女，家庭主婦，織女，妓女，尼道，賤民等。其益處在於能層層入裡，比較全面細緻地把握研究對象。（缺點則是）那種側重層面的研究手段，或注重精英思想，或注重典籍規範，並簡單地以其中某一層面的變化概化整體觀念，或忽視、掩蓋觀念主體的真實情況，是頗值得商榷的。」

- 未來，我們必須警覺，在擺脫過去的單一論述後，應在尊重女性多樣性時避免將其過度複雜化，致使立論虛化、無中心。
- 也須在思索傳統女性的地位時，保有尊重、客觀的立場及人本主義的關懷。如此，才能真正達到研究中國近現代傳統女性的學術及社會意義。